

# 天龍八部

金庸



第三卷

第三卷

天龍八部

金庸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本书业经国家新闻出版署  
(91)图管字第2号文批准再版

天 龙 八 部

(三卷)

金 庸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宿县地区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: 13.375 插页: 2 字数: 289,000

1989年4月新1版 1991年3月第3次印刷

印数: 20000

定价: 5.15 元

ISBN7—5396—0264—3/I·230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请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十一 | 千里茫茫若梦·····  | 3   |
| 二十二 | 双眸粲粲如星·····  | 47  |
| 二十三 | 塞上牛羊空许约····· | 87  |
| 二十四 | 烛畔鬓云有旧盟····· | 121 |
| 二十五 | 莽苍踏雪行·····   | 163 |
| 二十六 | 赤手屠熊搏虎·····  | 213 |
| 二十七 | 金戈荡寇鏖兵·····  | 243 |
| 二十八 | 草木残生颇铸铁····· | 285 |
| 二十九 | 虫豸凝寒掌作冰····· | 325 |
| 三十  | 挥洒缚豪英·····   | 379 |

(上回目调寄《破阵子》)



一路上风光骀荡，尽是醉人之意。这数千里的行程，迷迷惘惘，直如一场大梦，若不是这娇俏可喜的小阿朱便在身畔，真要怀疑此刻兀自身在梦中。

## 二十一 千里茫茫若梦

当下两人折而向南，从山岭间绕过雁门关，来到一个小镇上，找了一家客店。阿朱不等乔峰开口，便命店小二打二十斤酒来。那店小二见他二人夫妻不像夫妻，兄妹不似兄妹，本就觉得希奇，听说打“二十斤”酒，更是诧异，呆呆的瞧着他们二人，既不去打酒，也不答应。乔峰瞪了他一眼，不怒自威。那店小二吃了一惊，这才转身，喃喃的道：“二十斤酒？用酒来洗澡吗？”

阿朱笑道：“乔大爷，咱们去找徐长老，看来再走得两日，便会给人发觉。一路打将过去，杀将过去，虽是好玩，就怕徐长老望风逃走，那便找他不着了。”

乔峰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也不用恭维我，一路打将过去，敌人越来越多，咱俩终究免不了送命……”阿朱道：“要说有什么凶险，倒不见得。只不过他们一个个的都望风而遁，可就难办了。”乔峰道：“依你说有什么法子？咱们白天歇店、黑夜赶道如何？”

阿朱微笑道：“要他们认不出，那就容易不过。只是名满天下的乔大侠，不知肯不肯易容改装？”说到头来，还是“易容改装”四字。

乔峰笑道：“我不是汉人，这汉人的衣衫，本就不想穿了。但如穿上契丹人衣衫，在中原却是寸步难行。阿朱，你说我扮作什么人的好？”

阿朱道：“你身材魁梧，一站出去就引得人人注目，最

好改装成一个形貌寻常、身上没丝毫特异之处的江湖豪士。这一种人在道上一天能撞见几百个，那就谁也不会来向你多瞧一眼。”

乔峰拍腿道：“妙极！妙极！喝完了酒，咱们便来改扮罢。”

他二十斤酒一喝完，阿朱当即动手。面粉、浆糊、墨胶，各种各样物事一凑合，乔峰面容上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一一隐没。阿朱再在他上唇加了淡淡一撇胡子。乔峰一照镜子，连自己也不认得了。阿朱跟着自己改装，扮成个中年汉子。

阿朱笑道：“你外貌是全然变了，但一说话，一喝酒，人家便知道是你。”乔峰点头道：“嗯，话要少说，酒须少喝。”

这一路南行，他果然极少开口说话，每餐饮酒，也不过两三斤，稍具意思而已。

这一日来到晋南三甲镇，两人正在一家小面店中吃面，忽听得门外两个乞丐交谈。一个道：“徐长老可死得真惨，前胸后背，肋骨尽断，一定又是乔峰那恶贼下的毒手。”乔峰一惊，心道：“徐长老死了？”和阿朱对望了一眼。

只听得另一名乞丐道：“后天在河南卫辉开吊，帮中长老、弟兄们都去祭奠，总得商量个擒拿乔峰的法子才是。”头一个乞丐说了几句帮中的暗语，乔峰自是明白其意，他说乔峰来势厉害，不可随便说话，莫要被他的手下人听去了。

乔峰和阿朱吃完面后离了三甲镇，到得郊外。乔峰道：“咱们该去卫辉瞧瞧，说不定能见到什么端倪。”阿朱道：“是啊，卫辉是定要去的。乔大爷，去吊祭徐长老的人，大都是你的旧部，你的言语举止之中，可别露出马脚来。”乔峰点头道：“我理会得。”当下折而东行，往卫辉而去。

第三天来到卫辉，进得城来，只见满街满巷都是丐帮子弟。有的在酒楼中据案大嚼，有的在小巷中宰猪屠狗，更有的随街乞讨，强索硬要。乔峰心中难受，眼见号称江湖上第一大帮的丐帮帮规废弛，无复当年自己主掌帮务时的森严兴旺气象，如此过不多时，势将为世人所轻。虽说丐帮与他已经是敌非友，然自己多年心血废于一旦，总觉可惜。

只听几名丐帮弟子说了几句帮中切口，便知徐长老的灵位设于城西一座废园之中。乔峰和阿朱买了些香烛纸钱、猪头三牲，随着旁人来到废园，在徐长老灵位前磕头。

但见徐长老的灵牌上涂满了鲜血，那是丐帮的规矩，意思说死者是为人所害，本帮帮众须得为他报仇雪恨。灵堂中人人痛骂乔峰，却不知他便在身旁。乔峰见身周尽是帮中首脑人物，生怕给人瞧出破绽，不愿多耽，当即辞出，和阿朱并肩而行，寻思：“徐长老既死，这世上知道带头大哥之人可就少了一个。”

忽然间小巷尽头处人影一闪，是个身形高大的女子，乔峰眼快，认出正是谭婆，心道：“妙极，她定是为祭奠徐长老而来，我正要找她。”只见跟着又是一人闪了过去，也是轻功极佳，却是赵钱孙。

乔峰一怔：“这两人鬼鬼祟祟的，有什么古怪？”他知这两人本是师兄妹，情冤牵缠，至今未解，心道：“二人都已六七十岁年纪，难道还在干什么幽会偷情之事？”他本来不喜多管闲事，但想赵钱孙知道“带头大哥”是谁，谭公、谭婆夫妇也多半知晓，若能抓到他们一些把柄，便可乘机逼迫他们吐露真相，当下在阿朱耳边道：“你在客店中等我。”阿朱点了点头，乔峰立即向赵钱孙的去路追去。

赵钱孙尽拣隐僻处而行，东边墙角下一躲，西首屋檐下一缩，举止诡秘，出了东门。乔峰远远跟随，始终没给他发见，遥见他奔到浚河之旁，弯身钻入了一艘大木船中。乔峰提气疾行，几个起落，赶到船旁，轻轻跃上船篷，将耳朵贴在篷上倾听。

船舱之中，谭婆长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师哥，你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小时候的事情，悔之已晚，再提旧事，更有何用？”赵钱孙道：“我这一生是毁了。后悔也已来不及啦。我约你出来非为别事，小娟，只求你再唱一唱从前那几首歌儿。”谭婆道：“唉，你这人总是痴得可笑。我当家的来到卫辉又见到你，已十分不快。他为人多疑，你还是少惹我的好。”赵钱孙道：“怕什么？咱师兄妹光明磊落，说说旧事，有何不可？”谭婆叹了口气，轻轻的道：“从前那些歌儿，从前那些歌儿……”

赵钱孙听她意动，加意央求，说道：“小娟，今日咱俩相会，不知此后何日再得重逢，只怕我命不久长，你便再要唱歌给我听，我也是无福来听的了。”谭婆道：“师哥，你别这么说。你一定要听，我便轻声唱一首。”赵钱孙喜道：“好，多谢你，小娟，多谢你。”

谭婆曼声唱道：“当年郎从桥上过，妹在桥畔洗衣衫……”

只唱得两句，喀喇一声，舱门推开，闯进一条大汉。乔峰易容之后，赵钱孙和谭婆都已认他不出。他二人本来大吃一惊，眼见不是谭公，当即放心，喝问：“是谁？”

乔峰冷冷的瞧着他二人，说道：“一个轻荡无行，勾引有夫之妇，一个淫荡无耻，背夫私会情郎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谭婆和赵钱孙已同时出手，分从左右攻上。

乔峰身形微侧，反手便拿谭婆手腕，跟着手肘撞出，后发先至，攻向赵钱孙的左肋。赵钱孙和谭婆都是武林高手，满拟一招之间便将敌人拾夺下来，万万料想不到这个貌不惊人的汉子武功竟是高得出奇，只一招之间便即反守为攻。船舱中地方狭窄，施展不开手脚，乔峰却是大有大斗，小有小打，擒拿手和短打近攻的功夫，在不到一丈见方的船舱中使得灵动之极。斗到第七回合，赵钱孙腰间中指，谭婆一惊，出手稍慢，背心立即中掌，委顿在地。

乔峰冷冷的道：“你二位且在这里歇歇，卫辉城内废园之中，有不少英雄好汉，正在徐长老灵前拜祭，我去请他们来评一评这个道理。”

赵钱孙和谭婆大惊，强自运气，但穴道封闭，连小指头儿也动弹不了。二人年纪已老，早无情欲之念，在此约会，不过是说说往事，叙叙旧情，原无什么越礼之事。但其时是北宋年间，礼法之防人人看得极重，而江湖上的英雄好汉如犯了色戒，更为众所不齿。一男一女悄悄在这船中相会，却有谁肯信只不过是唱首曲子？说几句糊涂废话？众人赶来观看，以后如何做人？连谭公脸上，也是大无光采了。

谭婆忙道：“这位英雄，我们并无得罪阁下之处，若能手下留情，我……我必有补报。”乔峰道：“补报是不用了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，请你回答三个字。只须你照实说了，在下立即解开你二人穴道，拍手走路，今日之事，永不向旁人提起。”谭婆道：“只须老身知晓，自当奉告。”

乔峰道：“有人曾写信给丐帮汪帮主，说到乔峰之事，这写信之人，许多人叫他‘带头大哥’，此人是谁？”

谭婆踌躇不答，赵钱孙大声叫道：“小娟，说不得，千万说不得。”乔峰瞪视着他，问道：“你宁可身败名裂，也不说的

了？”赵钱孙道：“老子一死而已。这位带头大哥于我有恩，老子决不能说他名字出来。”乔峰道：“害得小娟身败名裂，你也是不管的了？”赵钱孙道：“谭公要是知道了今日之事，我立即在他面前自刎，以死相谢，也就是了。”

乔峰向谭婆道：“那人于你未必有恩，你说了出来，大家平安无事，保全了谭公与你的脸面，更保全了你师哥的性命。”

谭婆听他以赵钱孙的性命相胁，不禁打了个寒战，道：“好，我跟你说，那人是……”

赵钱孙急叫：“小娟，你千万不能说。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这人多半是乔峰的手下，你一说出来，那位带头大哥的性命就危险了。”

乔峰道：“我便是乔峰，你们倘若不说，后患无穷。”

赵钱孙吃了一惊，道：“怪不得这般好功夫。小娟，我这一生从来没求过你什么，这是我唯一向你恳求之事，你说什么也得答允。”

谭婆心想他数十年来对自己眷恋爱护，情义深重，自己负他良多，他心中所求，从来不向自己明言，这次为了掩护恩人，不惜一死，自己决不能败坏他的义举，便道：“乔帮主，今日之事，行善在你，行恶也在你。我师兄妹俩问心无愧，天日可表。你想要知道之事，恕我不能奉告。”她这几句话虽说得客气，但言辞决绝，无论如何是不肯吐露的了。

赵钱孙喜道：“小娟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”

乔峰知道再逼已然无用，哼了一声，从谭婆头上拔下一根玉钗，跃出船舱，径回卫辉城中，打听谭公落脚的所在。他易容改装，无人识得。谭公、谭婆夫妇住在卫辉城内的“如归客店”，也不是隐秘之事，一问便知。

走进客店，只见谭公双手背负身后，在房中踱来踱去，神色极是焦躁，乔峰伸出手掌，掌心中正是谭婆的那根玉钗。

谭公自见赵钱孙如影随形的跟到卫辉，一直便郁闷不安，这会儿半日不见妻子，正自记挂，不知她到了何处，忽然见到妻子的玉钗，又惊又喜，问道：“阁下是谁？是拙荆请你来的么？不知有何事见教？说着伸手便去取那玉钗。乔峰由他将玉钗取去，说道：“尊夫人已为人所擒，危在顷刻。”谭公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拙荆武功了得，怎能轻易为人所擒？”乔峰道：“是乔峰。”

谭公只听到“是乔峰”三字，便无半分疑惑，却更加焦虑记挂，忙问：“乔峰，唉！是他，那就麻烦了，我……我内人，她在那里？”乔峰道：“你要尊夫人生，很是容易，要她死，那也容易。”谭公性子沉稳，心中虽急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问道：“倒要请教。”

乔峰道：“乔峰有一事请问谭公，你照实说了，即刻放归尊夫人，不敢损她一根毫发。阁下倘若不说，只好将她处死，将她的尸体，和赵钱孙的尸首同穴合葬。”

谭公听到最后一句，那里还能忍耐，一声怒喝，发掌向乔峰脸上劈去。乔峰斜身略退，这一掌便落了空。谭公吃了一惊，心想我这一掌势如奔雷，非同小可，他居然行若无事的便避过了，当下右掌斜引，左掌横击而出。乔峰见房中地位狭窄，无可闪避，当即竖起右臂硬接。拍的一声，这一掌打上手臂，乔峰身形不晃，右臂翻过，压将下来，搁在谭公肩头。

霎时之间，谭公肩头犹如堆上了数千斤重的大石，立即运劲反挺，但肩头重压，如山如丘，只压得他脊骨喀喀喀响声不绝，几欲折断，除了屈膝跪下，更无别法。他出力强挺，

说什么也不肯屈服，但一口气没能吸进，双膝一软，噗的跪下。那实是身不由主，膝头关节既是软的，这般沉重的力道压将下来，不屈膝也是不成。

乔峰有意挫折他的傲气，压得他屈膝跪倒，臂上劲力仍是不减，更压得他曲背如弓，额头便要着地。谭公满脸通红，苦苦撑持，使出吃奶的力气与之抗拒，用力向上顶去。突然之间，乔峰手臂放开。谭公肩头重压遽去，这一下出其不意，收势不及，登时跳了起来，一纵丈余，砰的一声，头顶重重撞上了横梁，险些儿将横梁也撞断了。

谭公从半空中落将下来，乔峰不等他双足着地，伸出右手，一把抓住他胸口。乔峰手臂极长，谭公却身材矮小，不论拳打脚踢，都碰不到对方身子。何况他双足凌空，再有多高的武功也使不出来。谭公一急之下，登时省悟，喝道：“你便是乔峰！”

乔峰道：“自然是我！”

谭公怒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他妈的，为什么要牵扯上赵钱孙这小子？”他最气恼的是，乔峰居然说将谭婆杀了之后，要将她尸首和赵钱孙合葬。

乔峰道：“你老婆要牵扯上他，跟我有什么相干？你想知道谭婆此刻身在何处？想不想知道她和谁在一起说情话，唱情歌？”谭公一听，自即料到妻子是和赵钱孙在一起了，忍不住急欲去看个究竟，便道：“她在那里？请你带我去。”乔峰冷笑道：“你给我什么好处？我为什么要带你去？”

谭公记起他先前说的话，问道：“你说有事问我，要问什么？”

乔峰道：“那日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，徐长老携来一信，

乃是写给丐帮前任帮主汪剑通的。这信是何人所写？”

谭公手足微微一抖，这时他兀自被乔峰提着，身子凌空，乔峰只须掌心内力一吐，立时便送了他的性命。但他竟是凛然不惧，说道：“此人是你的杀父大仇，我决计不能泄露他的姓名，否则你去找他报仇，岂不是我害了他性命。”乔峰道：“你若不说，你自己性命先就送了。”谭公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当谭某是何等样人？我岂能贪生怕死，出卖朋友？”

乔峰听他顾全义气，心下倒也颇为佩服，倘若换作别事，早就不再向他逼问，但父母之仇，岂同寻常，便道：“你不爱惜自己性命，连妻子的性命也不爱惜？谭公谭婆声名扫地，贻羞天下，难道你也不怕？”

武林中人最爱惜的便是声名，重名贱躯，乃是江湖上好汉的常情。谭公听了这两句话，说道：“谭某坐得稳，立得正，生平不做半件对不起朋友之事，怎说得上‘声名扫地，贻羞天下’八个字？”

乔峰森然道：“谭婆可未必坐得稳，立得正，赵钱孙可未必不做对不起朋友之事。”

霎时之间，谭公满脸胀得通红，随即又转为铁青，横眉怒目，狠狠瞪视。

乔峰手一松，将他放下地来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谭公一言不发的跟随其后。两人一前一后的出了卫辉城。路上不少江湖好汉识得谭公，恭恭敬敬的让路行礼。谭公只哼的一声，便走了过去。不多时，两人已到了那艘大木船旁。

乔峰身形一晃，上了船头，向舱内一指，道：“你自己来看罢！”

谭公跟着上了船头，向船舱内看去时，只见妻子和赵钱

孙相偃相倚，挤在船舱一角。谭公怒不可遏，发掌猛力向赵钱孙脑袋击去。蓬的一声，赵钱孙身子一动，既不还手，亦不闪避。谭公的手掌和他头顶相触，便已察觉不对，伸手忙去摸妻子的脸颊，着手冰冷，原来谭婆已死去多时。谭公全身发颤，不肯死心，再伸手去探她的鼻息，却那里还有呼吸？他呆了一呆，一摸赵钱孙的额头，也是着手冰冷。谭公悲愤无已，回过身来，狠狠瞪视乔峰，眼光中如要喷出火来。

乔峰见谭婆和赵钱孙忽然间一齐死于非命，也是诧异之极。他离船进城之时，只不过点了二人的穴道，怎么两个高手竟尔会突然身死？他提起赵钱孙的尸身，粗粗一看，身上并无兵刃之伤，也无血渍；拉着他胸口衣衫，嗤的一声，扯了下来，只见他胸口一大块瘀黑，显然是中了重手掌力，更奇的是，这下重手竟极象是出于自己之手。

谭公抱着谭婆，背转身子，解开她衣衫看她胸口伤痕，便和赵钱孙所受之伤一模一样。谭公欲哭无泪，低声向乔峰道：“你人面兽心，这般狠毒！”

乔峰心下惊愕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想：“是谁使重手打死了谭婆和赵钱孙？这下手之人功力深厚，大非寻常，难道又是我的老对头到了？可是他怎知这二人在此船中？”

谭公伤心爱妻惨死，劲运双臂，奋力向乔峰击去。乔峰向旁一让，只听得喀喇喇一声大响，谭公的掌力将船篷打塌了半边。乔峰右手穿出，搭上他肩头，说道：“谭公，你夫人决不是我杀的，你信不信？”谭公道：“不是你还有谁？”乔峰道：“你此刻命悬我手，乔某若要杀你，易如反掌，我骗你有何用处？”谭公道：“你只不过想查知杀父之仇是谁。谭某武功虽不如你，焉能受你之愚？”乔峰道：“好，你将我杀父之仇的姓名说了出来，我一力承担，替你报这杀

妻大仇。”

谭公惨然狂笑，连运三次劲，要想挣脱对方掌握，但乔峰一只手掌轻轻搭在他的肩头，随劲变化，谭公挣扎的力道大，对方手掌上的力道相应而大，始终无法挣扎得脱。谭公将心一横，将舌头伸到双齿之间，用力一咬，咬断舌头，满口鲜血向乔峰狂喷过来。乔峰急忙侧身闪避。谭公奔将过去，猛力一脚，将赵钱孙的尸身踢开，双手抱住了谭婆的尸身，头颈一软，气绝而死。

乔峰见到这等惨状，心下也自惻然，颇为抱憾，谭氏夫妇和赵钱孙虽非他亲手所杀，但终究是为他而死。若要毁尸灭迹，只须伸足一顿，在船板上踩出一洞，那船自会沉入江底。但想：“我掩藏了三具尸体，反显得做贼心虚。”当下出得船舱，回上岸去，想在岸边寻找什么足迹线索，却全无踪迹可寻。

他匆匆回到客店。阿朱一直在门口张望，见他无恙归来，极是欢喜，但见他神色不定，情知追踪赵钱孙和谭婆无甚结果，低声问道：“怎么样？”乔峰道：“都死了！”阿朱微微一惊，道：“谭婆和赵钱孙？”乔峰道：“还有谭公，一共三个。”

阿朱只道是他杀的，心中虽觉不安，却也不便出责备之言，说道：“赵钱孙是害死你父亲的帮凶，杀了也……也没什么。”

乔峰摇摇头，道：“不是我杀的。”阿朱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不是你杀的就好。我本来想，谭公、谭婆并没怎么得罪你，可以饶了。却不知是谁杀的？”

乔峰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不知道！”他屈指数了数，说